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禪林僧寶傳卷

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曹夢齡

謄錄監生臣唐作梅

欽定四庫全書

禪林僧寶傳卷十

宋 釋惠洪 撰

重雲暉禪師

瑞龍璋禪師

林陽端禪師

雙峰欽禪師

九峰詮禪師

龜洋忠禪師

重雲暉禪師

青原七世

禪師名智暉咸秦人生高氏童稚時至精舍輒留止如
家圭峰溫禪師見而異之為剃髮年二十受滿足戒師

事高安白水本仁禪師十年而還洛京愛中灘佳山水
創屋以居號溫室院日以施水給藥為事人莫能淺深
之梁開平五年忽欲還圭峰山行脩然深往坐岳石間
如常寢處顧見磨衲數珠銅餅椶笠藏石壁間觸之即
壞斂目良久曰此吾前身道具也因就其處建寺以酬
夙心方薙草有祥雲出衆峰間遂名曰重雲虎豹引去
有龍湫險惡不可犯暉督役夷塞之以為路龍亦移他
處但見雲雷隨之後唐明宗聞而嘉之賜額曰長興住

持餘四十年節度使王彥超徵時嘗從暉游欲為沙門
暉熟視曰汝世緣深當為我家垣墻彥超後果鎮永興
申弟子之禮周顯德三年夏詣永興與彥超別囑以護
法彥超泣曰公遂忍棄弟子乎暉笑曰借千年亦一別
耳七月二十四日書偈一首曰我有一間舍父母為修
蓋往來八十年近來覺損壞蚤擬移別處事涉有憎愛
待他摧毀時彼此無妨礙乃跣趺而化閱世八十有四
坐六十有四夏初暉居中灘有病比丘為衆惡棄之比

丘哀曰我以夙業白癩師能為我洗摩暉為之無難色
俄有神光異香方訝之忽失所在歸視瘡痂亦皆異香
也

瑞龍璋禪師

青原十七世

禪師名幼璋唐相國夏侯孜之猶子也大中初伯父司
空出鎮廣陵璋方七歲游慧照寺聞誦妙法蓮華經於
是跪伯父前求出家伯父難之璋因不飲食不得已許
之依慧遠禪師剃髮又十年受具足戒年二十五游方

至高安見白水又謁署山二大老皆器許焉咸通十三年見騰騰和尚者於江陵騰騰囑曰汝往天台尋靜而居遇安即止已而又見憨憨和尚者憨拊之曰汝却後四十年有巾子山下菩薩王於江南於時我法乃昌遂去璋至天台山於靜安鄉建福唐院已符騰騰之言又住隱龍院中和四年浙東飢疫璋於溫台明三郡収瘞遺骸數千時謂悲增大士乾寧中雪峰嘗見之以梭櫚拂子授璋而去天祐三年錢尚父遣使童建齋衣服香

藥入山致請至府署志德大師館於功臣院日夕問道
辭還山尚父不可乃建瑞龍寺於城中以延之禪者雲
趨而集又契慙慙之語嘗謂門弟子曰老僧頃年遊歷
江外嶺南荆湖但有知識叢林無不叅問來蓋為今日
與諸人聚會各要知箇去處然諸方終無異說只教諸
人歇却狂心休從他覓但隨方任真亦無真可任隨時
受用亦無時可用設垂慈苦口且不可呼晝作夜更饒
善巧終不能指東為西脫或能爾自是靈通作怪非干

我事若是學語之流不自省已知非直欲向空裏採花
波中取月還著得心力麼汝今日各自退思忽然肯去
始知瑞龍老漢事不獲已迂迴太甚還肯麼天成二年
丁亥四月璋從尚父乞墳尚父笑曰師便爾乎遣陸仁
璋者擇地於西關建塔塔畢璋往辭尚父囑以護法卹
民還安坐而化閱世八十有七坐七十夏詔改天台隱
龍為隱迹云

林陽端禪師

青原八世

禪師名志端福州俞氏子受業於南澗寺年二十四謁
安國弘瑫禪師有僧問萬象之中如何師獨露身瑫舉
一指其僧惘然而退端忽契悟至夜啟瑫曰今日見和
尚一指乃知和尚用處瑫曰汝見何道理端亦舉一指
瑫笑令去尋住林陽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木馬走
似煙石人趣不及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竹筍一文一
雙有僧夜至方丈端以衲蒙首僧忽褰衲問誰僧曰某
乙端曰泉州沙糖船上檳榔僧不解端瞠曰會麼曰不

會曰汝若會即廓清五蘊吞盡十方又問門弟子曰佛法無許多般但凡聖一真猶存見隔見存即凡情忘即佛教中謂之稱性緣起則俯仰進止屈申謙敬無一法可轉變有生住異滅相況我祖師門下合作何理論開寶元年八月作偈曰來年二月二與汝暫相棄熱灰散長江勿占檀那地道俗皆寫記之越明年正月二十八日郡人竟入山二月一日太守亦至從官騶吏偵伺信宿如市二日飯罷端升座叙行脚本末辭衆有長老應

圓者出衆問曰雲愁霧慘大衆嗚咽未當告別先賜一言端垂一足進曰法鏡不臨於此土寶月又照於何方端曰非汝境界曰恁麼則漚生漚滅還歸水師去師來是本常端作噓聲復與數僧酬荅罷歸方丈至亥時問衆曰世尊滅度時節是何日對曰二月十五日子時端曰吾今日子前於是泊然而化閱世七十八坐六十夏

雙峰欽禪師

青原八世

禪師名竟欽益州人生鄭氏少為大僧於峨眉溪山黑

水寺出蜀南抵韶石雲門得心法即就雙峯之下創精舍以居號興福開堂之日匡真禪師躬臨證明僧問賓頭盧應供四天下還徧也無欽曰如月入水又問如何是用而不雜欽曰明月堂前垂玉露水精殿裏撒真珠於是匡真以為類已加敬焉太平興國二年三月謂門弟子曰吾不久去汝矣可砌箇卵塔五月二十三日工畢欽曰後日子時行矣及期適雲門與禪師溫門舜峰諸老夜話侍者報三更欽索香焚之合掌而化閱世六

十有八坐四十有八夏

九峰詮禪師

青原十世

禪師名道詮生劉氏吉州安福人也童子便棄家師事
思禪師思為剝落受具足戒聞長沙慧輪禪師道價思
一見之時馬氏竊據荆楚與建康接壤詮年二十餘結
友冒險造馬會馬氏滅劉言有其地以王逵代劉言領
其事逵見詮輩疑以為江表謀者捕縛欲投江中詮怡
然無怖逵異之以問輪曰此道人視死如見鼻端何種

人乃能爾輪曰彼蓋為法忘軀之人聞老僧虛名故來
決擇耳遠釋之加敬詮傲然而去依延壽十年輪歿詮
還廬山乾德初庵於東南牛首峰之下開寶五年洪帥
林仁肇請住九峰賜大沙門僧問承聞和尚親見延壽
來是否詮曰山前麥熟也未問九峰山中還有佛法也
無詮曰有曰如何是九峰山中佛法詮曰石頭大底大
小底小問如何是學人自己詮曰牀窄先卧粥稀後坐
問古人云不是風動不是幡動如何詮曰明日路口有

市大平興國九年南康牧張南金遷以居歸宗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夜跏趺辭衆而化閱世五十有六坐三十夏

龜洋忠禪師

青原八世

禪師名慧忠泉州人生陳氏幼依龜洋山得度游方至華州謁草庵法義道人留十餘年南還舊山痛自韜晦會昌初詔天下廢釋氏教及宣宗即位詔重興之而忠笑曰僊去者未必受錄成佛者未必須僧遂過中不食

不宇而禪迹不出山者三十年以三偈自見曰雪後始
知松柏操雲叔方見濟淮分不因世主令還俗那辨雞
羣與鶴羣多年塵土自騰騰雖著伽黎未是僧今日歸
來酬本志不妨留髮候然燈形容雖變道常存混俗心
源亦不昏試讀善財巡禮偈當時豈倒是沙門謂門弟
子曰衆生不能解脫者情累爾悟道易明道難問如何
得明道去忠曰但脫情見其道自明矣夫明之為言信
也如禁蛇人信其呪力藥力以蛇綰弄揣懷袖中無難

未知呪樂等力者怖駭棄去但諦見自心情見便破今
千疑萬慮不得用者是未見自心者也忽索香焚罷安
坐而化全身葬於無了禪師塔之東後數年塔忽自坼
裂連階丈餘寺僧將發視之是夜宴寂中見無了禪師
曰不必更發也今為沈陳二真身無了生沈氏見馬祖
云

贊曰近世以身殉法如此數老者鮮矣余觀其言皆約
而明校其履踐誠而不雜故能於死生之際明驗昭著

然初不聞儼臨萬衆四事供養者也

禪林僧寶傳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禪林僧寶傳卷十一

宋 釋惠洪 撰

洞山聰禪師

雪竇顯禪師

天衣懷禪師

洞山聰禪師

青原十世

禪師名曉聰生杜氏韶州曲江人少依雲門寺得度頭
骨嶢然一帔閱寒暑周游荆楚飫厭保社與衆作息無
有識之者在雲居時傳僧伽在維揚於是禪者立問曰

既是泗洲僧伽因什麼揚州出現聰婆娑從旁來衆戲使對之聰曰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衆目笑之蓮華峯祥庵主聞此語驚曰雲門兒孫猶在耶夜數坐具望雲居拜之叢林遂知名至洞山依詮禪師大中祥符三年詮移住棲賢以聰繼席果嗣文殊應天真禪師真見圓明密雲門四世孫也聰見僧來有所問輒瞋目視之曰我擊虎術汝不會去一日自荷柴登山僧逆之問曰山上住為什麼山下擔柴答曰山上也要柴燒雲居舜老夫

時年少聰使乞食鄂渚有居士問古鏡未磨時如何曰
黑如漆曰磨後如何曰照天照地居士笑曰道人不自
洞山來耶舜默慙馳歸舉似聰聰代前語曰此去漢陽
不遠代後語曰黃鶴樓前鸚鵡洲舜因悟其旨聰示衆
曰一大藏教是箇之字祖師西來是右字作麼生是正
義良久曰天晴蓋却屋赴間打却禾輸納王租了鼓腹
自高歌手植萬松於東嶺而誦金剛般若經若經中人名
其嶺曰金剛方植松而寶禪師至時親自五祖來聰問

上嶺一句作麼生道寶曰氣急殺人聽拄鐙呵曰從何
得此隨語生解阿師見問上嶺便言氣急佛法却成流
布寶請代語聰曰何不道氣喘殺人逍遙問嶺在此金
剛在什麼處聰指曰此一株松是老僧親栽初比部郎
中許公式出守南昌過蓮花峯聞祥公曰聰道者在江
西試尋訪之此僧人天眼目也許公既至聞聰住山家
風作詩寄之曰語言渾不滯高躡祖師蹤夜坐連雲石
春栽帶雨松鏡分金殿燭山答月樓鐘有問西來意虛

堂對遠峯天聖八年六月八日示疾持不食七日集道
俗曰法席當令自寶住持因與門人叙透法身說偈曰
參禪學道莫忙忙問透法身北斗藏余今老倒尅羸甚
見人無力得商量唯有鋤頭知我道種松時復上金剛
言卒而化又七日閣維得五色舍利塔於西阿

贊曰聰答所問兩句耳而蓮華祥公便知是雲門兒孫
古人驗人何其明也如此余留洞山最久藏中有聰語
要一卷載雲水僧楚圓請益楊億大年百問語皆赴來

機而意在句語之外圓即慈明也初受汾陽祝令更見聰故慈明參扣餘論尚獲見之嗚呼聰為蓮華峯汾陽所知則其人品要當從玄沙稜道者輩中求也

雪竇顯禪師

青原十世

禪師名重顯字隱之遂州人太平興國五年四月八日生於李氏幼精銳讀書知要下筆敏速然雅志丘壑父母不能奪竟依益州普安院沙門仁銑為師落髮受具出蜀浮沉荆渚間歷年嘗典客大陽與客論趙州宗旨

客曰法眼禪師昔解后覺鐵嘴者於金陵覺趙州侍者也號稱明眼問曰趙州栢樹子因緣記得否覺曰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法眼拊手曰真自師子窟中來覺公言無此語而法眼肯之其盲安在顯曰宗門抑揚那有規轍乎時有苦行名韓大伯者額寒寢侍其旁輒匿笑而去客退顯數之曰我偶客語爾乃敢慢笑笑何事對曰笑知客智眼未正擇法不明顯曰豈有說乎對以偈曰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鷹一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

靈性空向枯樁舊處尋顯陰異之結以為友顯盛年工翰墨作為法句追慕禪月休公嘗游廬山棲賢時謁禪師居焉簡嚴少接納顯磊直不合作師子峯詩譏之

師子

峯在棲賢之後

曰踞地盤空勢未休爪牙安肯混常流天教生

在千峯上不得雲攀也出頭顯與齊岳者為侶同謁五祖戒禪師顯休於山前莊遣岳先往機語不契顯亦竟不見北遊至復州北塔祚禪師者香林遠公嫡子雲門之孫也祚遠皆蜀人知見高學者莫能構其機顯後邁

祚愛之遂留止五年盡得其道顯與學士曾公會厚善
相值淮上問顯何之曰將遊錢塘絕西興登天台鴈宕
曾公曰靈隱天下勝處珊禪師吾故人以書薦顯顯至
靈隱三年陸沉衆中俄曾公奉使浙西訪顯於靈隱無
識之者時堂中僧千餘使吏檢牀厯物色求之乃至曾
公問向所附書顯袖納之曰公意勤然行脚人非督郵
也曾公大笑珊公以是奇之吳江翠峯虛席舉顯出世
開法日顧視大衆曰若論本分相見不必高陞此座乃

以手指曰諸人隨山僧手看無量佛土一時現前各各子細觀瞻其或涯際未知不免拖泥帶水於是登座又環顧大眾曰人天普集合發明何事豈可互分賓主馳騁問答便當宗乘去廣大門風威德自在輝騰今古把定乾坤千聖只言自知五乘莫能建立所以聲前悟旨猶迷顧鑒之端言下知歸尚昧識情之表諸人要識真實相為麼但以上無攀仰下絕已躬自然常光現前箇箇壁立千仞還辨明得也無未辨辨取未明明取既辨

明得便能截生死流踞佛祖位妙圓超悟正在茲時堪
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為之化後住明州雪竇宗風大振
天下龍蟠鳳逸衲子爭集座下號雲門中興顯嘗經行
植杖衆衲環之忽問曰有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曰
體露金風雲門荅者僧耶為解說耶有宗上座曰待老
漢有悟處即說顯熟視驚曰非韓大伯乎曰老漢瞥地
也於是令搥鼓衆集顯曰大衆今日雪竇宗上座乃是
昔年大陽韓大伯具大知見晦迹韜光欲得發揚宗風

幸願特升此座宗遂升座僧問寶劔未出匣時如何曰
神光射斗牛又問出匣後如何曰千兵易得一將難求
僧退宗乃曰寶劔未出匣神光射斗牛千兵雖易得一
將實難求便下座一衆大驚暮年悲學者尋流失源作
為道日損偈曰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貪
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餘數揚宗旨妙語徧
叢林皇祐四年六月十日沐浴罷整衣側卧而化閱世
七十三坐五十夏建塔山中得法上首天衣義懷禪師

天衣懷禪師

青原十一世

禪師名義懷生陳氏溫州樂清人也世以漁為業母夢
星殞於屋除而光照戶已而娠及生尤多吉祥兒稚坐
父船尾漁得魚付懷懷不忍串之私投江中父怒笞詬
甘甜之不以介意長遊京師依景德寺天聖中試經得
度懷清癯行步遲緩衆中望見如鶴在鷄羣時有言法
華者不測人也行市井拊懷背曰臨濟德山去懷初未
喻問耆宿耆宿曰汝其當宏禪宗乎行矣勿滯於此懷

初謁荊州金鑾善禪師不契後謁葉縣省禪師又不契
東遊至翠峯翠峯衆盛懷當營炊自汲澗折擔悟旨顯
公印可以為奇辭去久無耗有僧自淮上來曰懷出世
鐵佛矣顯使誦提唱之語曰譬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
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顯激賞以為類已先使
慰撫之懷乃敢通門人之禮然諸方服其精識自鐵佛
至天衣五遷法席皆荒涼處懷至必幻出樓觀四事成
就晚以疾居池州杉山庵門弟子智才住杭州佛日山

迎歸養侍劑藥才如姑蘇未還懷促其歸至門而懷已別衆才問邠塔已畢如何是畢竟事懷堅拳示之遂倒卧推枕而化閱世七十二坐四十六夏葬佛日崇寧中勅謚振宗大師

贊曰余觀雪竇天衣父子提唱之語其指示心法廣大分曉如雲廓天布而後之學者失其旨的爭以識情數量義學品目縉穢之譬如燧人氏鑽火將以烹飪饗上帝而秦始皇用以烹儒焚書豈不誤哉然余聞菩薩弘

法為內外護皆本願力故曾集賢之知雪竇言法華之
識天衣疑非苟然者耶

禪林僧寶傳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禪林僧寶傳卷十二

宋 釋惠洪 撰

薦福古禪師

青原八世

禪師名承古西州人傳失其氏少為書生博學有聲及壯以鄉選至禮部議論不合有司怒裂其冠從山水中來客潭州丫山見敬玄禪師斷髮從之遊已而又謁南嶽雅禪師雅洞山之子知見甚高容以入室後遊廬山登歐峯愛宏覺塔院閒寂求居之清規凜然過者肅恭

時叢林號古塔主初說法於芝山嗣雲門景祐初范文
正公仲淹守饒四年十月迎以住薦福示衆曰衆生久
流轉者為不明自己欲出苦源但明取自己自己者有
空劫時自己已有今時日用自己空劫自己是根蒂今時
日用自己是枝葉又曰一夏將末空劫已前事還得相
應也未若未得相應爭奈永劫輪迴何有什麼心情學
佛法廣求知解被知解風吹入生死海若是知解諸人
過去生中總曾學來多知多解說得慧辯過人機鋒迅

疾只是心不息與空刳已前事不相應因茲惡道輪迴
動經塵刳不復人身如今伸出頭來得个人身在袈裟
之下依前廣求知解不能息心未免六趣輪迴何不歇
心去如癡如迷去不語五七年去已後佛也不奈汝何
古德云一句語之中須得具三玄故知此三玄法門是
佛知見諸佛以此法門度脫法界衆生皆令成佛今人
却言三玄是臨濟門風誤矣汾州偈曰三玄三要事難
分古注曰此句總頌三玄也下三句別列三玄也得意

欽定四庫全書

程利便覽
卷十二

二

忘言道易親古注曰此玄中玄也一句明明該萬象古
注曰此體中玄重陽九日菊花新古注曰此句中玄也
僧問三玄三要之名願為各各標出古曰三玄者一體
中玄二句中玄三玄中玄此三玄門是佛祖正見學道
人但隨入得一玄已具正見入得諸佛闡域僧問依何
聖教參詳悟得體中玄古曰如肇法師云會萬物為自
己者其唯聖人乎又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又曰諸法
所生唯心所現一切世間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六

祖云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法而能建立皆是自心心生萬種法又云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如此等方是正見才缺纖毫即成邪見便有剩法不了唯心僧又問如何等語句及時節因緣是體中玄古曰佛以手指地曰此處宜建梵刹天帝釋將一莖草插其處曰建梵刹竟佛乃微笑水潦被馬祖一踏踏倒起曰萬象森羅百千妙義只向一毫上便識得根源僧問趙州如何是學人自己州對曰山河大

地此等所謂合頭語直明體中玄正是潑惡水自無出身之路所以雲門誠曰大凡下語如當門劔一句之下須有出身之路若不如是死在句下又南院云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僧進曰有何言句明出身之路古曰如杏山問石室曾到五臺不對曰曾到曰見文殊不對曰見又問文殊向汝道什麼對曰道和尚父母拋在荒草裏僧問甘泉維摩以手擲三千大千世界於他方意旨如何答曰填溝塞壑僧曰一句道盡

時如何答曰百雜碎雲門問僧甚處來曰南岳來又問
讓和尚為甚入洞庭湖裏僧無對雲門代云謝和尚降
尊就卑此等語雖起來機亦自有出身之路要且未得
脫洒潔淨更須知有句中玄僧曰既悟體中玄凡有言
句事理俱備何須句中玄古曰體中玄臨機須看時節
分賓主又認法身法性能卷舒萬象縱奪聖凡被此見
解所纏不得脫洒所以須明句中玄若明得謂之透脫
一路向上關捩又謂之本分事祇對更不答話僧曰何

等語句是句中玄古曰如比丘問佛說甚法佛云說定
法又問明日說甚法佛云不定法曰今日為甚定明日
為甚不定佛曰今日定明日不定僧問思和尚如何是
佛法大意答曰廬陵米作麼價又僧問趙州承聞和尚
親見南泉來是否答曰鎮州出大蘿蔔頭又問雲門如
何是超佛越祖之談答曰餬餅如何是向上關捩曰東
山西嶺青又問洞山如何是佛答曰麻三斤若於此等
言句中悟入一句一切總通所以體中玄見解一時淨

盡從此已後總無佛法知見便能與人去釘楔脫籠頭
更不依倚一物然但脫得知見見解猶在於生死不得
自在何以故為未悟道故於他分上所有言句謂之不
答話今世以此為極則天下大行祖風歇滅為有言句
在若要涉言句須明玄中玄僧曰何等語句時節因
緣是玄中玄古曰如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
尊良久外道曰世尊大慈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又僧問
馬大師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答曰我今日

無心情但問取智藏僧問藏藏曰我今日頭痛問取海兄又問海海曰我到者裏却不會又臨濟問黃蘗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三問三被打此等因緣方便門中以為玄極唯悟者方知若望上祖初宗即未可也僧曰三玄須得一時圓備若見未圓備有何過古曰但得體中玄未了句中玄此人長有佛法知見所出言語一一要合三乘對答句中須依時節具理事分賓主方謂之圓不然謂之偏枯此人以不忘知見故道眼未明如眼中

有金屑須更悟句中玄乃可也若但悟句中玄固透得
法身然返為此知見奴使並無實行有憎愛人我以心
外有境未明體中玄也雲門臨濟下兒孫多如此凡學
道人縱悟得二種玄門又須明取玄中玄方能不坐在
脫洒路上始得平穩腳踏實地僧曰既云於佛祖言句
棒喝中學何故有盡善不盡善者古曰一切言句棒喝
以悟為則但學者下方不悟道但得知見知見是學成
非悟也所以認言句作無事作點語作縱語作奪語作

照作用作同時不同時語此皆邪師過謬非衆生啓學者本意只欲悟道見性為其師不達道祇將知見教渠故曰我眼本正因師故邪僧曰師論三玄法門名既有三法門亦有三而語句各各不同如何又言一句之中須具三玄三要古曰空空法界本自無為隨緣應現無所不為所以虛空世界萬象森羅四時陰陽否泰八節草木枯榮人天七趣聖賢諸佛五教三乘外道典籍世出世間皆從此出故云無不從此法界流究竟還歸此

法界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
皆從此經出楞嚴曰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
大法輪維摩曰或為日月天梵王世界主或時作地水
或時作火風李長者云於法界海之智水示作魚龍處
涅槃之大宅現陰陽而化物真覺云一月普現一切水
一切水月一月攝三祖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故曰萬
法本無攬真成立真性無量理不可分故知無邊法界
之理全體徧在一法一塵之中華嚴曰法性徧在一切

處一切衆生及國土三世悉在無有餘亦無形相而可
得到此境者一法一塵一色一聲皆具周徧含容四義
理性無邊事相無邊參而不雜混而不一何疑一語之
中不具三玄三要耶僧又進曰古人何故須要一語之
中具三玄三要其意安在哉古曰蓋緣三世諸佛所有
言句教法出自體中玄三世祖師所有言句并教法出
自句中玄十方三世佛之與祖所有心法出自玄中玄
故祖道門中沒量大人容易領解且如親見雲門尊宿

具大聲價如德山密洞山初智門寬巴陵鑒祇悟得言
教要且未悟道見性何以知之如僧問巴陵提婆宗答
曰銀梳裏盛雪問吹毛劒答曰珊瑚枝枝撐著月問佛
教祖意同別答曰鷄寒上樹鴨寒下水云我此三轉語
足報雲門恩了也更不為作忌齋大衆雲門道此事若
在言句一大藏教豈無言句豈可以三轉語便報師恩
乎古臨終寫偈辭衆曰天地本同根鳥飛空有跡雪伴
老僧行須彌撼金錫乙酉冬至日靈光一點赤珍重會

中人般若波羅密

贊曰古說法有三失其一判三玄三要為玄沙所立三句其二罪巴陵三語不識活句其三分兩種自己不知聖人立言之難何謂三玄三要為玄沙所立三句耶曰所言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者臨濟所立之宗也在百丈黃蘗但名大機大用在巖頭雪峰但名陷虎却物譬如火聚觸之為燒背之非火古謂非是臨濟門風則必有據而言有據何不明書以絕學者

之疑不然則是臆說肆為臆說則非天下之達道也見
立三玄則分以為體中為句中為玄中至言三要則獨
不分辯乎方譏呵學者溺於知見不能悟道及釋一句
之中具三要則反引金剛首楞嚴維摩等義證成曰性
理無邊事相無邊參而不雜混而不一何疑一語之中
不具三玄三要夫敘理敘事豈非知見乎且教乘既具
此意則安用復立宗門古以氣蓋人則毀教乘為知見
自宗不通則又引知見以為證此一失也何謂罪巴陵

三語不識活句耶曰巴陵真得雲門之旨夫語中有語
名為死句語中無語名為活句使問提婆宗答曰外道
是問吹毛劒答曰利刃是問祖教同異答曰不同則鑒
作死語墮言句中今觀所答三語謂之語則無理謂之
非語則皆赴來機活句也古非毀之過矣二失也何謂
分二種自己不知聖人立言之難耶曰世尊偈曰阇那
微細識習氣如暴流真非真恐迷我常不開演以第八
識言其為真也耶則慮迷無自性言其非真也耶則慮

迷為斷滅故曰我常不開演立言之難也為阿難指示
即妄即真之旨但曰二種錯亂修習一者用攀緣心為
自性者二者識精圓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然猶不欲
間隔其辭處於一法中生二解故古初建兩種自己疑
誤後學三失也

禪林僧寶傳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禪林僧寶傳卷十三

宋 釋惠洪 撰

福昌善禪師

大陽延禪師

福昌善禪師

南岳十二世

禪師名惟善不知何許人住荆南福昌寺嗣明教寬禪師為人敬嚴秘重法道初住持時屋廬十餘間殘僧數輩善晨香夕燈陞座說法如臨千衆禪林受用所宜有者咸修備之客至肅然加敬十餘年而衲子方集至百

許人善見來者必勘驗之有僧纔入方丈畫一圓相呈
善善喝曰者野狐精其僧便作擲勢以脚撈之三善曰
蒿箭子其僧禮拜善便打又問僧近離甚麼處對曰大
別曰在大別多少時對曰三年曰水牯使什麼人作對
曰不曾觸他一粒米曰二時喫箇什麼僧無語善便打
又問僧近離甚麼處對曰安州曰什麼物與麼來也對
曰請師辨看曰驢前馬後漢僧喝之曰驢前馬後漢又
惡發作麼僧又喝善便打僧無語善喝云者瞎驢打殺

一萬箇有甚罪過參堂去有僧自號映達摩才入方丈
提起坐具曰展即徧周法界不展即賓主不分展即
不展即是善曰汝平地喫交了也映曰明眼尊宿果然
有在善便打映曰奪拄杖打倒和尚莫言不道善曰棺
木裏瞠眼漢且坐喫茶茶罷映前白曰適來容易觸忤
和尚善曰兩重公案罪不重科便喝去之又問僧近離
什麼處對曰承天曰不涉途程道將一句來僧喝之善
便打僧以坐具作撼勢善笑曰喪車後掉藥囊又問俗

士年多少曰四十四善曰添一減一是多少其人無對
善便打乃自代云適來猶記得問超山主名什麼對曰
與和尚同名善曰回互不回互對曰不回互善便打又
問僧什麼處來對曰遠離兩浙近離鼎州曰夏在甚處
曰德山曰武陵溪畔道將一句來僧無語乃自代曰水
到渠成又問僧什麼處來對曰復州曰什麼物與麼來
對曰請和尚試辨看曰禮拜著僧曰喏善曰自領出去
三門外與汝二十棒善機鋒峻不可嬰諸方畏服法席

追還雲門之風南禪師嘗曰我與翠岩悅在福昌時適病寒服藥出汗悅從禪侶徧借被咸無焉有紙衾者皆以衰老亦可數悅太息曰善公本色作家也

贊曰明教在雲門一日聞白槌曰請師寬克典座明教翻筋斗出來曰雲門禪屬我矣及住持嘗自外歸首座問曰遊山不易明教舉拄杖曰全得渠力首座奪之即隨倒卧首座掖起度與拄杖明教便打曰向道全得渠力余嘗想見其人今觀善公施為真克家子也

大陽延禪師

青原十世

禪師名警玄祥符中避國諱易為警延江夏張氏子也其先蓋金陵人仲父為沙門號智通住持金陵崇孝寺延往依以為師年十九為大僧聽圓覺了義經問講者何名圓覺講者曰圓以圓融有漏為義覺以覺盡無餘為義延笑曰空諸有無何名圓覺講者嘆曰是兒齒少而識卓如此我所有何足以益之政如以穢食置寶器其可哉通知之使令遊方初謁鼎州梁山觀禪師問如

何是無相道場觀指壁間觀音像曰此是吳處士畫延
擬進語觀急索曰者个是有相如何是無相底於是延
悟旨於言下拜起而侍觀曰何不道取一句子延曰道
即不辭恐上紙墨觀笑曰他日此語上碑去在延獻偈
曰我昔初機學道迷萬水千山覓見知明今辨古終難
會直說無心轉更疑蒙師點出秦時鏡照見父母未生
時如今覺了何所得夜放烏鷄帶雪飛觀稱以為洞上
之宗可倚延亦自負儕輩莫敢攀奉一時聲價藉甚觀

歿辭塔出山至大陽謁堅禪師堅欣然讓法席使主之
退處偏室延乃受之咸平庚子歲也謂衆曰廓然去肯
重去無所得心去平常心去離彼我心去然後方可所
以古德道牽牛向溪東放不免納官家徭稅牽牛向溪
西放不免納官家徭稅不如隨分納些些渠總不妨免
致勞擾作麼生是隨分納些些底道理但截斷兩頭有
無諸法凡聖情盡體露直常事理不二即如如佛若能
如此者法法無依平等大道萬有不繫隨處轉轆轤地

更有何事僧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延曰亡僧幾時
遷化僧曰爭奈相送何延曰紅鑪燄上條絲縷靉靄雲
中不點頭見僧種瓜問曰甜瓜何時可熟對曰即今熟
爛也曰揀甜底摘來對曰什麼人喫曰不入園者對曰
未審不入園者還喫也無曰汝還識他麼對曰雖然不
識不得不與延笑曰去其僧後病延入延壽堂看之問
曰是身如泡幻泡幻中成辦若無箇泡幻大事無因辦
若要大事辦識取箇泡幻作麼生對曰者箇猶是者邊

事延曰那邊事作麼生對曰匝地紅輪秀海底不栽花

延笑曰乃爾惺惺耶僧喝曰者老漢將謂我忘却

即興陽剖

禪師

延神觀竒偉有威重從兒稚中即日一食自以先德

付受之重足不越限脇不至席者五十年年八十坐六
十一夏嘆無可以繼其法者以洞上旨訣寄葉縣省公
之子法遠使為求法器傳續之延嘗注釋曹山三種語
須明得轉位始得一曰作水牯牛是隨類墮注曰是沙
門轉身語是異類中事若不曉此意即有所滯直是要

伊一念無私即有出身之路二曰不受食是尊貴墮注
曰須知那邊了却來者邊行李若不虛此位即坐在尊
貴三曰不斷聲色是隨處墮注曰以不明聲色故隨處
墮須向聲色裏有出身之路作麼生是聲色外一句答
曰聲不自聲色不自色故云不斷指掌當指何掌也余
嘗作隨類墮偈曰紛然作息同銀椀裏盛雪若欲異牯
牛與牯牛何別作尊貴墮偈曰生在帝王家那復有尊
貴自應著珍御顧見何驚異作隨處墮偈曰有聞皆先

聞有見元無物若斷聲色求木偶當成佛今併系於此
延以天聖五年七月十六日陞座辭衆又三日以偈寄
王曙侍郎其畧曰吾年八十五修因至於此問我歸何
處頂相終難覩停筆而化

贊曰延享梁山觀觀享同安志志享先同安丕丕嗣雲
居膺膺於洞山之門為高弟也余觀太陽盛時有承剖
兩袖子號稱奇傑卒至於不振惜哉微遠錄公則洞上
正脉幾於不續矣嗚呼延之知人可以無媿也

禪林僧寶傳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禪林僧寶傳卷十四

宋 釋惠洪 撰

神鼎諲禪師

谷山崇禪師

圓照本禪師

神鼎諲禪師

南岳十世

禪師洪諲者襄水人也傳失其氏

或云生於龜氏

隱於衡嶽之

三生藏有湘陰男子邦稱右族來游福嚴即諲室見諲
氣貌閒靖一盃挂壁莫能親疎之傾愛之忘去謂曰師

寧甘長客於人亦欲住山乎我家神鼎之下鄰寺吾世植福之地久無住持者可俱往譔笑曰諾乃以已馬馱譔還譔至設魚鼓粥飯如諸方一年而成叢席十年而有衆三十輩僧契嵩少時游焉譔坐堂上受其展指庭下兩小甕咤曰汝來乃其時寺今年始有醬食矣明日將粥一力挾筐取物投僧盃中嵩睨上下有即咀嚼者有置之自若者嵩袖之下堂出以觀皆碎餅餌問諸耆老曰此寺自來不煮粥脫有檀越請應供譔次第撥僧

赴之祝令攜乾殘者歸納庫下碎焙之均而分俵以當
麪也堂頭言汝來適丁其時良然嵩大驚有木牀一夜
則譚坐其上三十輩者環之聽其誨語譚曰洞山頌曰
貪瞋癡太無知果賴今朝捉得伊行即打坐即槌分付
心王子細推無量劫來不解脫問汝三人知不知古人
與麼道神鼎即不然貪瞋癡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伊
行即往坐即隨分付心王無可為無量劫來元解脫何
須更問知不知又嘗曰無量劫來賃屋住至今不識主

人公借問諸人還識主人公也未良久云若有人問神
鼎向伊道作麼作麼又云不得作主人公話會參智度
寺沙門本延謁諲夜語還謂郡將曰諲公所謂本色老
宿惜陸沉山中郡以禮請開法諲辭免不得已曰山僧
年十八遊方亦無正意參禪只欲往東京聽一兩本經
論以答平生何期行到汝州忽值風發吹上首山見个
老和尚劈頭槌一槌當時浹背汗流禮却三拜如今思
量悔不當初束縛送去首山後却歸鄉井古寺閒房任

運過時豈不快哉雖然如是官不容針私通車馬今日
有一炷香也要對衆燒却供養此老只是汝州土宜乃
陞座問答罷又曰齋會已具僧俗已集問答已畢佛法
成辦只將此善上祝今上皇帝聖壽無疆便下座道俗
懽呼以為未始見也於是謦聲名普聞僧問烏窠侍者
欲往諸方學習佛法去烏窠但吹布毛便悟去如何謦
曰此事即知此人久積淨業曠劫修行方能了解乃拈
布毛舉似復吹之曰會麼不得孤負老僧良久曰我在

首山與汾陽師兄曾如此說汾陽作偈曰侍者初心慕
勝緣辭師擬去學參禪鳥窠知是根機熟吹毛當下得
心安看它吐露終是作家又曾同作拄杖子偈昭曰一
條拄杖刺蝎勁直螺紋爆節尋常肩上橫擔大地乾坤
挑幹戳開懵鈍頑癡打破靈利尖點如今卓在面前諸
方作麼拈掇我即不與麼道僧曰願聞和尚偈偈曰得
處不在高峯亦非淺谿深壑如今幸得扶持老病是為
依托僧問有問首山如何是佛法大意答曰我不將小

意對闍黎謹曰若有問神鼎但向道此一問豈是小意
會麼首山大似擔水河頭賣神鼎只解就窩裏打良久
曰相見不揚眉君東我亦西有時示衆曰雨下堦頭濕
晴乾又沒泥姨姨孃姊妹嫂嫂阿哥妻若與麼會得猶
是長連牀上粥飯僧作麼生道得一句作箇出格道人
有麼良久云適來有一人為蛇畫足踣跳上梵天墜著
帝釋鼻孔帝釋惡發雨似盆傾諸人還覺袈裟濕麼有
僧自汾州來

傳是舉
道者

謹倚拄杖曰一朶峯巒上獨樹不

成林時如何僧曰水分江樹淺遠澗碧泉深又問作麼生是回互之機僧曰盲人無眼又問曰我在衆時不會汾陽一偈上座久在法席必然明了僧曰請和尚舉看諠曰鵝王飛鳥去馬頭嶺上住天高蓋不得大家總上路作庵僧舉起坐具曰萬年松在祝融峯諠曰不要上座答話試說看僧曰忽憶少年曾覽照十分光彩臉邊紅卽拂衣去諠曰弄巧成拙僧請益首山答佛話諠作偈曰新婦騎驢阿家牽誰後復誰先張三與李四拱手

賀堯年從上諸聖總皆然起坐終須沒兩般有問又須

向伊道新婦騎驢阿家牽乃又曰雖然如此猶未盡首

山大意進曰如何盡首山大意誣曰天長地久日月齊

明又作偈曰長安甚樂到人稀千聖同源到者方知不是歸

方可較些子直道迥超凡聖外有人不肯在由是曹溪第二機青霄

有路郴州道俗即山迎請住王莽山不赴僧問佛不違衆

生之願為甚有請不赴誣曰莫錯怪老僧好有偈曰一

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若人解了如斯意大

地衆生無不徹謹德臘俱高叢林尊仰之如古趙州同
曰神鼎間書壁作偈曰壽報七十六千足與萬足若問
西來意彼此莫相觸莫相觸何付囑報你張三李四叔
山又青水又綠歿時年八十餘謹少年時與耆宿數人
游湘中一僧舉論宗乘頗博敏會野飯山店供辦而僧
論說不已謹曰上人言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
眼聲耳色何人之語僧曰法眼大師偈也謹曰其義如
何對曰唯心故根境不相到唯識故聲色擬然謹曰舌

味是根境否對曰是謹以箸挾菜置口中含胡而言曰
何謂相入耶坐者相顧大驚莫能加答謹曰路塗之樂
終未到家見解入微不名見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間
羅大王不怕多語

贊曰不欲爭虛氣於形迹之間唯務收實効於言意之
表者愈更論也余觀神鼎殆庶幾無媿此言得道時未
壯隱於南嶽二十年乃領住持事又二十年方開堂說
法然皆緣起於他實非已意譬如夜月行空任運而去

至於甘枯澹以遂夙志依林樾以終天年可以追媲其師也

谷山崇禪師

青原八世

禪師名行崇不知何許人也初住福州報恩寺後住潭州谷山寺嗣保福展禪師雪峯之的孫也崇謂門弟子曰吾雖不在未嘗不為諸兄弟若委悉報恩嘗為人處許汝出意想知解五陰身田若委不得猶待報恩開兩片皮方是為人保汝未出得意想知解所以古人喚作

鬼家活計蝦蟆衣下客欲得速疾相應即如今立地便
證驗取識取有什麼罪過不然根思遲回且以日及夜
究尋將去忽然一日覷見更莫以少為足更能研窮究
竟乃至姪坊酒肆若觸若淨若好若惡以汝所見事觀
教盡是此境界入如入律若更見一法如絲髮許不見
此箇事我說為無明翳障直須不見有法是別底法方
得圓備到者裏更能翻擲自由開合不成痕縫如水入
水如火入火如風入風如空入空若能如是直下提一

口劒刺斷天下人疑網一如不作相似所以古人道繁興大用舉必全真若有箇漢到與麼境界誰敢向前說是說非何以故此人是箇漢超諸限量透出因果一切處管束此人不得兄弟若能如是即可若未得如此且直須好與莫取次發言吐氣沉墜却汝無量劫莫到與麼時便道報恩不道

贊曰洞山清稟禪師作澄心堂錄錄崇語句細味之骨氣不減蚩頭恨不能多見崇寧之初衝虎至谷山塔塚

莫辨事迹零落不可考究坐而太息作偈曰行盡湘西
十里松到門却立數諸峯崇公事迹無尋處庭下春泥
見虎蹤

慧林圓照本禪師

青原十一世

圓照禪師諱宗本出於管氏常州無錫人也性質直少
緣飾貌豐碩言無枝葉年十九師事蘇州承天永安道
昇禪師昇方道價重叢林歸之者如雲本槩衣垢面操
井臼典炊爨以供給之夜則入室參道昇曰頭陀荷衆

良苦亦疲勞乎對曰若捨一法不名滿足菩提實欲此生身證其敢言勞昇陰奇之又十年剃髮受具服勤三年乃辭昇游方徧參初至池州景德謁義懷禪師言下契悟衆未有知者嘗為侍者而喜寢鼻息齁齁聞者厭之言於懷懷笑曰此子吾家精進幢也汝輩它日當依賴之無多談衆乃驚及懷公徙住越之天衣常之薦福本皆從之治平初懷公退居吳江之壽聖院部使者李公復圭過懷公夜語曰瑞光法席虛願得有道衲子主

之懷指本曰無踰此道人者耳既至瑞光集衆擊鼓鼓
輒墮圓轉震響衆驚却有僧出呼曰此和尚法雷震地
之祥也俄失僧所在自是法席日盛衆至五百人杭州
太守陳公襄以承天興教二刹堅請欲往而蘇人留之
益甚又以淨慈懇請之曰借師三年為此邦植福不敢
久占本嘖嘖曰誰不欲作福蘇人識其意聽赴之學者
又倍於瑞光既而蘇人以萬壽龍華二刹請擇居之迎
者千餘人曰始借我師三年今九載矣義當見還欲奪

以歸杭州守使縣尉持卒徒護之乃不敢奪元豐五年以道場付其門人善本而居於瑞峯庵蘓人聞之謀奪之懼力不勝欲發而未敢也時今待制曾公孝序適在蘇蓋嘗問道於本而得其至要因謁之庵中具舟江津既辭去本送之登舟語笑中載而歸以慰蘇人之思於是歸本於穹窿山福臻院時年六十三矣未幾神宗皇帝闢相國寺六十有四院為八禪二律六以中貴人梁從政董其事驛召本主惠林既至遣使問勞三日詔演

法於寺之門萬衆拜瞻法會殊勝以為彌勒從天而降
人間也翌日召對延和殿有司使習儀而後引既對山
呼罷登殿賜坐既就坐盤足跏趺侍衛驚相顧本自若
也賜茶至舉盞長吸又蕩撼之上問受業何寺對曰承
天永安上喜其真喻以方興禪宗宜善開導之旨既退
上目送之謂左右曰真福慧僧也及上元日車駕幸相
國寺止禪衆無出迎師奉承睿獎闡揚佛事都邑四方
人以大信神宗登遐召本入福寧殿說法左右以本嘗

為先帝所禮敬見之嗚咽不自勝哲宗加號禪師皇叔
荆王親齋敕授之元祐元年以老求歸朝廷從其請敕
任便雲遊所至不得抑令住持因欣然陞座辭衆曰本
是無家客那堪任便遊順風加櫓棹船子下揚州既出
都城王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本誨之曰歲月不可把
玩老病不與人期唯勤修勿怠是真相為聞者莫不流
涕其真慈善導感人如此非特然也其住瑞光民有屠
牛者牛逸赴本跪若自訴遂買而畜之其住淨慈歲大

旱湖井皆竭寺之西隅有甘泉自湧得金鰻魚因浚為井投魚其間寺衆千餘人汲以不竭民張氏有女子死夢其母曰我以罪為蛇既覺得蛇於棺下持以詣本乃為說法復置故處俄有黑蟬翔棺上而蛇失所在母祝曰若我女當入籠中當持汝再詣淨慈如其祝本復為說法是夕夢女曰二報已解脫矣其顯化異數又如此本平居恂恂未嘗以辯博為事至其說法則雖盛名隆勢無所少假高麗僧統義天以王子奉國命使於我朝

聞本名請以弟子禮見問其所得以華嚴經對師曰華嚴經三身佛報身說耶化身說耶法身說耶義天曰法身說本曰法身徧周沙界當時聽衆何處蹲立義天茫然自失欽服益加太子少保李公端愿世以佛學自名本問曰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既曰無為作麼生學李公不能答雪竇道法至本大盛老居靈岳閉門頽然而四方從者相望於道不釋也元符二年十二月甲子將入滅沐浴而卧門弟子環擁請曰和尚道徧天下今

日不可無偈幸強起安坐本熟視曰癡子我尋常尚懶作偈今日特地圖个什麼尋常要卧便卧不可今日特地坐也索筆大書五字曰後事付守榮擲筆慙卧若熟睡然撼之已去矣門弟子塔師全身於靈岳山閱世八十坐五十二夏

贊曰富鄭公居洛中見顯華嚴誦本之語作偈寄之曰

或一本云富鄭公弼得心要於顯華嚴有偈寄本曰因見顯師悟入深廣緣傳得

老師心東南謾說江山遠目對靈光與妙音王顯謨漢

之初見本登座以目四顧乃證本心予聞馬鳴曰如來在世衆生色心殊勝圓音一演隨類得解今去佛之世二千餘年而能使王公貴人聞風而悟瞻顏而證則常隨而親炙之者可知矣故江西八十餘人而本則倍之近代授法之盛無能加者非願弘法道行契佛心何以臻此哉

禪林僧寶傳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禪林僧寶傳卷

十五至二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唐作梅

欽定四庫全書

禪林僧寶傳卷十五

宋

釋惠洪

撰

衡嶽泉禪師

法華舉禪師

衡嶽泉禪師

南岳十一世

禪師名谷泉泉南人也少聰敏性耐垢汙大言不遜流俗憎之去為沙門撥置戒律任心而行眼蓋衲子所至叢林輒刪去泉不以介意造汾陽謁昭禪師昭奇之密受記蒞南歸放浪湘中聞慈明住道吾往省覲慈明問

曰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泉左右顧曰夜來何處火
燒出古人墳慈明呵曰未在更道看泉乃作虎聲慈明
以坐具撼之泉接住推置繩床上慈明亦作虎聲泉大
笑山有湫毒龍所蟄墮葉觸波必雷雨連日過者不敢
喘泉慈明暮歸時秋暑捉其衣曰可同浴慈明掣肘徑
去於是泉解衣躍入霹靂隨至腥風吹雨林木振搖慈
明蹲草中意泉死矣須臾晴霽忽引頸出波間曰因後
登衡嶽之頂靈峯寺

或云雲峯寺

住懶瓚岳又移住芭蕉將

移居保真大書壁曰余此芭蕉菴幽占堆雲處般般異
境未暇數先看矮松三四樹寒來燒枯杉飢餐大紫芋
而今棄之去不知誰來住住保真菴蓋衡湘至險絕處
夜地坐祝融峯下有火蟒盤繞之泉解衣帶縛其胷中
夜不見明日杖策徧山尋之衣帶纏枯松上蓋松妖也
又自後洞負一石像至南臺像無慮數百斤衆僧驚駭
莫知其來後洞僧亦莫知其去遂相傳為飛來羅漢嘗
過衡山縣見屠者斫肉立其旁作可憐態指其肉又指

其口屠問曰汝啞耶即肯首屠憐之割巨臠置盃中泉
喜出望外發謝而去一市大笑而泉自若以杖荷大酒
瓢往來山中人問瓢中何物曰大道漿也自作偈曰我
又誰管你天誰管你地著个破紙襖一味工打睡一任
金烏東上玉兔西墜榮辱何預我興亡不相關一條拄
杖一葫蘆閒走南山與北山醉卧山路間大雪起作偈
曰今朝甚好雪紛紛如秋月文殊不出頭普賢呈醜拙
畜一奴名調古日令拾薪汲澗或呼對坐啜石間贈之

以偈曰我有山童名調古不誦經不禮祖解搬楫杓禦
冬寒隨分衣裳破不補會栽蔬能種芋千山萬山去無
懼阿呵呵有甚討處慈明遷住福嚴泉又往省之少留
而還作偈寄之曰相別而今又半年不知誰共對談禪
一般秀色湘山裏汝自匡徒我自眠慈明笑而已乃令
南公更謁泉泉與語驚曰五州管内乃有此區頭道人
耶南公夏於法輪泉因寫偈招之曰一自與師論大道
別來罕有同人到如何拋却老狂僧却去岵嶺峰頭坐

大雪漫漫猿聲寂寂獨吟咏自譎曲奇哉大道知音難
得孤雲何日却歸山共坐菴前盤陀石南公譏其坦率
戲酬以偈曰飲光論劫坐禪布袋經年落魄疥狗不願
生天却笑雲中白鶴雲峰悅公訪之泉以偈贈之曰高
才悅禪者心如孩兒額山野特特扶筇遠謁余三年見
之如初也不參禪不問道尋常口唱漁家傲禪人見渠
冷如灰渠見禪人淡如皂有結伴詣常寧拜阿育王所
藏舍利塔者以偈贈之曰諸禪結伴遊玉塔靈蹤勝境

將心割歸來舉似看如何何似狂僧無縫塔無縫塔最
難邈豈同白玉受人踏五湖四海盡雲奔踏破幾多鞋
與靱無縫塔甚匝若遇同人方始答忽然展手借樣
看便與攔腮鼓一搭嘉祐中男子冷清妖言誅泉坐清
曾經由菴中決杖配郴州牢城盛暑負土經通衢弛檐
說偈曰今朝六月六谷泉被氣禳不是上天堂便是入
地獄言訖微笑泊然如蟬蛻闍維舍利不可勝數郴人
塔之至今祠焉

法華舉禪師

南岳十一世

禪師名全舉汾陽昭公之嗣也初住龍舒之法華寺後移居白雲之海會寺為人精嚴諒直飽參汾陽特稱之自出并汾徧諸名山初謁荆南福昌善禪師善問曰回互不回互對曰總不與麼曰為什麼已喫福昌棒對曰一家有事百家忙曰脫空漫語對曰調琴澄太古琢句體全真又謁公安遠禪師遠問作麼生是伽藍對曰深山藏獨虎淺草露羣蛇曰作麼生是伽藍中人對曰青

松蓋不帟黃葉豈能遮曰道什麼對曰少年曾決龍蛇陣到老還聽稚子歌曰一句兩句雲開月露作麼生對曰照破祖師關又謁延壽賢禪師賢問海竭人亡作麼生對曰毒蛇不咬人曰為何如此對曰風引谿雲斷泉衝石徑斜又謁夾山真首座真曰還見麼對曰萬事全無曰還不見麼對曰千般皆在手舉曰首座未見澄散聖時如何曰湖南江西又問見後如何曰江西湖南舉曰却共首座一般耶曰打草蛇驚對曰終不捏怪又謁

福嚴承禪師承問作麼生是圓融之相對曰木人嶺上
休相觀石女谿邊更不迷舉却問如何是福嚴圓融之
相曰老病尋常事龍鍾沒好時又問融即不問如何是
圓曰法界廣無邊承曰不圓不融時如何對曰虛空無
背面鳥道絕東西又問狸奴白牯却知有三世諸佛為
什麼不知有如何是三世諸佛不知有曰祇為太惺惺
進曰如何是狸奴白牯却知有曰爭怪得伊又謁石霜
慈明禪師慈明問作麼生是向上一竅對曰二竅俱明

曰還見七十二峯麼對曰有甚掩處曰道什麼對曰今日觸忤和尚慈明便打舉曰作什麼曰將謂是收番猛將元來是行間小卒對曰雅淡呈秋色馨香噴月華又謁大愚芝禪師芝問古人見桃華意作麼生對曰曲不藏直曰那個且從者个作麼生對曰市中拾得寶比隣那得知曰上座還知麼對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曰作家詩客對曰一條紅線兩人牽曰玄沙道諦當又作麼生對曰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曰恰

是對曰樓閣凌雲勢峰巒疊翠層又謁玉澗林禪師林
曰北斗藏身事已彰法身從此露堂堂雲門賺殺他家
子直至而今亂度量曰我作此偈天下人不肯上座肯
麼對曰爭敢曰作麼生對曰清晨陞寶座應不讓南能
又謁棲賢謁禪師問如何是佛曰張三李四進曰意旨
如何曰胡餅有甚汁又謁五祖戒禪師戒問作麼生是
絕羈絆底人對曰反手把龍頭曰却是作家對曰背鞭
打不著曰為什麼上來下去對曰甚處見上來下去戒

便打舉曰一言無別路千里不逢人又謁翠峰素禪師
素曰風穴道嘶風木馬緣無絆背角泥牛痛下鞭如何
對曰翻身獅子生獐甚誰敢當頭露爪牙曰放汝一線
道對曰七顛八倒曰收對曰了又謁雪竇顯禪師顯問
牛喫草草喫牛對曰回頭欲就尾已隔萬重關曰應知
無背面要須常現前對曰驗在目前曰自領出去又謁
西湖西峰庵主主曰絕頂西峰路峻機誰敢攀超然凡
聖外瞥隔兩重關舉便問如何是兩重關曰月從東出

日向西沒對曰菴主未見明招時如何曰滿盞油難盡
進曰見後如何曰多心易得乾舉機辯如雷砰電射不
可把玩諸方畏服號舉道者自住持多夜參白諸上座
吾門之事多少奇特擁之不聚推之不散可謂活潑潑
地祇欠承當在雖然如此有一人不肯在且道不肯底
人具什麼眼目若於者裏甄別得出山僧讓禪牀與上
座若也甄別不出擲拄杖云看取又曰僧家以寂住為
本豈可觀州獵縣看山門景致過時蓋為生死事大所

以古人到一處所見个村院主也須問過如今兄弟往
往蹉過不肯遞相博問昔龍牙問德山鑒公仗劍取師
頭時如何鑑便引頸龍牙曰頭落也鑑便休去莫是德
山無機鋒麼為當別有道理良久曰德山引頸龍牙獻
劍舉歿時七十餘塔於海會

贊曰無為子曰生者人之所貴死者人之所畏恥者人
之所避而泉不貴其貴不畏其畏不避其避此其所以
如是吾不知其真吾不知其偽將質之於天地方是時

叢林以肅嚴相尚沙門以修潔相高一有指目重為媿恥故泉有以矯之耳其號泉大道若非苟然舉公名著叢林如薛仁貴著白袍西平王著錦帽真勇於道者也

禪林僧寶傳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禪林僧寶傳卷十六

宋 釋惠洪 撰

廣慧璉禪師

翠岳芝禪師

廣慧璉禪師

南岳十世

禪師名元璉者閩人也得法於首山念禪師住汝州廣
慧寺璉匾顧廣顙瞻視凝遠望見令人意消嘗謂衆曰
我在先師會中見舉竹篋子問省驢漢曰喚作篋子即
觸不喚作篋子即背作麼生省近前制得擲地上云是

什麼先師云瞎省從此悟入我道省驢漢悟即太殺悟
要且未盡先師意旨者箇說話須是到此田地地方相委
悲情見未忘者豈免疑謗又見智門綱宗謔曰胡蜂不
戀舊時窠猛將那肯家中死曰祚兄消許多氣力作麼
我尋常說禪如手中扇子舉起便有風不舉一點也無
既稱宗師却以實法與人好將一把火照看與麼開口
面皮厚多少啞頭云若以實法與人土也消不得知麼
究取好莫面面相覷在此作麼內翰秘書監知郡楊億

大年問曰承云一切罪業皆因財寶所生勸人踈於財
利况南閭衆生以財為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
二施何得勸人踈財乎璉曰旂竿尖上鐵龍頭大年曰
海壇馬子似驢大璉曰楚雞不是丹山鳳大年曰佛滅
二千年比丘少慙媿大年嘗書寄內翰李公維敘師承
本末其詞曰病夫夙以頑蠢獲受獎顧預聞南宗之旨
久陪上國之游動靜咨詢周旋策發俾其剗心之有詣
牆面之無慚者誠出席間牀下矣矧又故安公大師每

垂誘導自雙林影滅隻履西歸中心浩然罔知所詣仍
歲沉痾神慮迷恍殆及少間再辨方位又得雲門諒公
大士見顧蒿蓬諒之旨趣正與安公同轍並自廬山歸
宗雲居而來皆是法眼之流裔去年假守茲郡適會廣
慧禪伯實嗣南院念念嗣風穴風穴嗣先南院南院嗣
興化興化嗣臨濟臨濟嗣黃檗黃檗嗣先百丈海海嗣
馬祖馬祖嗣讓和尚即曹谿之長嫡也齋中務簡退食
多暇或坐邀而至或命駕從之請叩無方蒙滯俱釋半

歲之後曠然弗疑如忘忽記如睡忽覺平昔礙膺之物
嗒然自落積劫未明之事廓爾現前固亦決擇之洞分
應接之無蹇矣重念先德率多參尋如雪峯九度上洞
山三度上投子遂嗣德山臨濟得法於大愚終承黃檗
雲岳蒙道吾訓誘乃為藥山之子丹震承馬祖印可而
作石頭之裔在古多有於理無嫌病夫今繼紹之緣實
屬於廣慧而提激之自良出於鼇峰也忻幸忻幸大年
所敘詳悉如此豈欲自著於禪林乎余恨其手編傳燈

錄至首山之嗣獨載汾陽而不錄廣慧機語何也

贊曰廣慧機緣語句雖不多見然嘗一齋知鼎味大率如刀斫水不見痕縫真可謂作家宗師也平生說法如雲雨暮年止得一楊大年魯國儒生何其少哉

翠岳芝禪師

南岳十一世

禪師名守芝太原王氏子也少棄家依潞州承天寺試法華經得度為大僧講金剛般若經名滿三河學者追崇之時昭禪師出世汾水芝疑之往觀焉投誠入室特

受印可南游住高安大愚升座揭香合子曰明頭來明
頭合暗頭來暗頭合若道得天下橫行道不得且合却
僧問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真實事請師舉芝曰兩
段不同向下文長又問滿身是眼口在什麼處芝曰三
跳進曰不會芝曰章底詞秋罷歌韻向春生大衆僧俗
中皆有奇人且如本朝楊大年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
金毛獅子變作狗擬欲藏身北斗中應須合掌南辰後
要會麼一偈播諸方塞斷衲僧口又曰魯祖見僧來便

面壁南泉曰我尋常向師僧道未具胞胎已前會取尚
不得一个半个大愚即不然未具胞胎前會得打折你
腰密諫李公守南昌請住西山翠岳開堂祝聖曰睿算
增延法輪常轉且道法輪如何轉會麼須彌頂上笑翻
身却來堂中疊足坐阿呵呵是什麼飯籬裏坐却受餓
和泥合水且與麼過上士聞之熙熙下士聞之肯可思
量却成口過要會麼一六三四二直言曲七一桃李火
中開黃昏後日出芝譏呵學者寡聞得少為足曰汾陽

有十智同真法門鍛佛祖鉗鎚今時禪者姿質不妙莫
有成器者僧問如何是十智同真芝曰先師言夫說法
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智同真邪正不辨縑素不
分不能與人為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
射的而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
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真如今一切點出一
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參四同真智五同徧普六同
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先師又

曰與什麼人同得入與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什麼物同得失阿那個同具足是什麼同徧普何人同真智孰能總同參那個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恡慈悲點不出者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芝曰先師曰要識是非面目見在也大省力後生晚學刺頭向言句裏貪著義味如驢舐屎處棒打不回蓋為不廣求知識徧厯門風多是得一言半句便點頭嚙唾道已了辨上座大有未穩當

處在先師有十五家宗風歌號曰廣智其詞曰大道不
說有高低真空那肯涉離微大海吞流同增減妙峰高
聳總擎持萬派千谿皆渤澥七金五嶽盡須彌玉毫金
色傳燈後二三四七普聞知信衣息廣開機諸方老宿
任施為識心是本從頭說迷心逐物却生疑芝曰此敘
宗旨也或直指或巧施解道前綱出後機旨趣分明明
似鏡盲無慧目不能窺明眼士見精微不言勝負墮愚
癡物物會同流智水門風逐便示宗枝即心佛非心佛

歷世明明無別物即此真心是我心我心猶是機權出
芝曰此敘馬祖宗派也或五位或三路施設隨根巧回
互不觸當今是本宗展手通玄無佛祖芝曰此敘洞上
宗派也或君臣或父子量器方圓無彼此士庶公侯一
道平愚智賢豪明漸次芝曰此敘石霜宗派也有時敲
有時唱隨根問答談諦當應接何曾失禮儀淺解之流
却生謗或雙明或單說祇要當鋒利禪悅開權不為鬪
聰明舒光只要辨賢哲有圓相有默論千里持來目視

瞬萬般巧妙一圓空爍迦羅眼通的信芝曰此敘為仰
宗派也或全提或全用萬象森羅實不共青山不礙白
雲飛隱隱當臺透金鳳芝曰此敘石頭藥山宗派也象
骨鏡地藏月玄沙崇壽照無缺因公致問指歸源旨趣
來人明皎潔芝曰此敘雪峰地藏宗派也或稱提或拈
掇本色衲僧長擊發句裏明人事最精好手還同楔出
楔或擡薦或垂手切要心空易開口不識先人出大悲
管燭之徒照街走芝曰此敘雲門宗派也德山棒臨濟

喝獨出乾坤解橫抹從頭誰敢亂區分多口阿師不能
說臨機縱臨機奪迅速機鋒如電掣乾坤祇在掌中持
竹木精靈腦劈裂或賓主或料揀大展禪宗辨正眼三
玄三要用當機四句百非一齊鏟勸同袍莫強會少後
依前成室礙不知宗派莫漫汗永劫長沉生死海難逢
難遇又難聞猛烈身心快通泰芝曰此敘德山臨濟宗
派也慈明有善侍者號稱明眼悅聞芝之風自石霜至
大愚入室芝趯出履一隻善退身而立芝俯取履善輒

踏倒芝起面壁以手點津連畫其壁三善瞠立其後芝
旋轉以履打至法堂善曰與麼為人瞎却一城人眼在
又有僧稱講金剛經問曰如是信解不生法相如何時
有狗卧繩牀前芝趨之狗起去問僧解麼僧曰不解芝
曰若解即成法相作偈曰砂裏無油事可哀翠岫嚼飯
餵嬰孩一朝好惡知端的始覺從前滿面灰嘉祐之初
示寂塔於西山

贊曰大愚翠岫皆余故園少時往來兩山之間有老衲

大父友也言芝無恙時事曰衆未嘗登三十輩屋老常
以木拄將傾處過者疑將壓焉芝提笠日走城郭村落
寺如傳舍粥飯亦有不繼時追繹其高韻作偈曰廬山
殿閣如生成食堂處處禪牀折我此三門如冷灰盡日
長廊卷風葉

禪林僧寶傳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禪林僧寶傳卷十七

宋 釋惠洪 撰

浮山遠禪師

投子青禪師

天寧楷禪師

浮山遠禪師

南岳十一世

禪師名法遠鄭圃田人也出於王氏年十九遊并州見
三交嵩禪師求出世法嵩曰汝當剃落墮三寶數乃可
授法遠曰法有僧俗乎嵩曰與其為俗曷若為僧僧則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七

能續佛壽命故也於是斷髮受具足戒謁汾州昭公又謁汝海省公皆受記蒞天禧中游襄漢隋郢至大陽機語與明安延公相契延嘆曰吾老矣洞上一宗遂竟無人耶以平生所著直裰皮履示之遠曰當為持此衣履求人付之如何延許之曰他日果得人出吾偈為證偈曰楊廣山前草憑君待價煇異苗翻茂處深密固靈根其尾云得法者潛衆十年方可闡揚遠拜受辭去依滁州瑯琊覺禪師應舒州太平興國寺請說法為省公之

嗣次住姑蘇天平山又住浮山既老退休於會聖岳因
閱班固九流遂擬之作九帶敘佛祖教義博採先德機
語參同印證其一曰佛正法眼帶其二曰佛法藏帶其
三曰理貫帶其四曰事貫帶其五曰理事縱橫帶其六
曰屈曲帶其七曰妙挾兼帶其八曰金鍼雙鎖帶其九
曰平懷常實帶學者既已傳誦遠曰若據圓極法門本
具十數今此九帶已為諸人說了更有一帶還見得麼
若也見得親切分明却請出來說看說得分明許汝通

前九帶圓明道眼若見不親切說不相應唯依吾語而為已解則名謗法大衆到此如何衆無語遠叱去之舉僧問夾山如何是夾山境答曰猿抱子歸青嶂後鳥銜花落碧岫前法眼曰我二十年來將作境語會遠曰不作境會作麼生會僧曰師意如何曰犀因翫月文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遠玉骨插額目光外射狀如王孫凜然可畏初歐陽文忠公聞遠奇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碁遠坐其旁文忠收局請遠因碁說法乃鳴鼓陞

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碁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
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只解
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
勞連幹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往失黏
心麤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贏局輸籌即不
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什麼處良久曰從前十
九路迷悟幾多人文忠嘉嘆久之遠偈語妙密諸方服
其工作三交嵩公贊曰黃金打作鍤石筋白玉碾成象

牙梳千手大悲拈不動無言童子暗嗟噓又作明安玄
公贊曰黑狗爛銀蹄白象崑崙騎於斯二無礙木馬火
中嘶遠雅自稱柴石野人歿時已七十餘少時與達觀
穎公薛大頭七八輩游蜀幾遭橫逆遠以智脫之衆以
其曉吏事號遠錄公

投子青禪師

青原十一世

禪師名義青本青社人李氏子也七齡穎異去妙相寺
出家十五試法華經得度為大僧其師使習百法論嘆

曰三祇塗遠自因何益哉入洛中聽華嚴五年反觀文字一切如肉受串處處同其義味嘗講至諸林菩薩偈曰即心自性忽猛省曰法離文字寧可講乎即棄去遊方至浮山時圓鑑遠禪師退席居會聖岳遠夢得俊鷹畜之既覺而青適至遠以為吉徵加意延禮之留止三年遠問曰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時如何世尊默然汝如何會青擬進語遠薦以手掩其口於是青開悟拜起遠曰汝妙悟玄機耶對曰設有妙悟也須吐却

時有資侍者在旁曰青華嚴今日如病得汗青回顧曰
合取狗口汝更怱怱我即便嘔服勤又三年圓鑑以大
陽皮履布直裰付之曰代吾續洞上之風吾住世非久
善自護持無留此間青遂辭出山閱大藏於廬山慧日
寺熙寧六年還龍舒道俗請住白雲山海會寺計其得
法之歲至此適幾十年又八年移住投子山道望日遠
禪者日增潛通暗證者比比有之異苗翻茂果符前識
青平生不畜長物敝衲楮衾而已初開山慈濟有記曰

吾塔若紅是吾再來邦人偶脩飾其塔作瑪瑙色未幾而青領院事山中素無水衆每以為病忽有泉出山石間甘涼清潔郡守賀公名為再來泉元豐六年四月末示微疾以書辭郡官諸檀越五月四日盥沐陞座別衆罷寫偈曰兩處住持無可助道珍重諸人不須尋討遂泊然而化闍維收舍利靈骨以閏六月塔於寺之西北三峯菴之後閱世五十有二坐三十有七夏無為子楊傑為贊其像曰一隻履兩牛皮金烏啼處木鷄飛半夜

賣油翁發笑黑頭生得白頭兒有得法上首一名道楷
禪師

天寧楷禪師

青原十二世

禪師名道楷沂州沂水人生崔氏為人剛勁孤硬自其
少時即能辟穀學道隱伊陽山中後遊京師籍名衙臺
寺試所習得度具戒謁青華嚴於淮山海會問佛祖言
句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為人言句也無青曰汝
道寰中天子敕還假禹湯堯舜也無楷擬酬之青以拂

子臧之曰汝發意來早有二十棒也於是楷悟旨於言
下再拜即去青呼曰且來楷亦不顧青曰汝到不疑之
地耶楷以手掩耳後掌衆食青問廚務勾當良苦對曰
不敢曰汝炊飯耶煮粥耶對曰人工淘米著火行者煮
粥炊飯曰汝作什麼對曰和尚慈悲放他間去又嘗從
青遊園青以拄杖付楷曰理合與麼對曰與和尚提鞋
挈杖不為分外曰有同行在對曰那一人不受教青遂
休去至晚青謂曰早來說話未盡對曰更請舉看青曰

卯生日戌生月楷即點鐙來曰上來下去總不空然對
曰在左右理合如此曰奴兒婢子誰家屋裏無對曰和
尚尊年缺他不可曰與麼慇懃對曰報恩有分元豐五
年北還沂間居馬鞍山遂出世說法初住沂州之仙洞
後遷西洛之招提龍門又遷住郢州之大陽隋州之大
洪皆一時名公卿為之勸請洞上之風大振西北崇寧
三年有詔住東京十方淨因禪院大觀元年冬移住天
寧差中使押入不許辭免俄開封尹李孝壽奏楷道行

卓冠叢林宜有以褒顯之即賜紫伽黎號定照禪師楷
焚香謝恩罷上表辭之曰伏蒙聖慈特差彰善閣祇候
譚禎賜臣定照禪師號及紫衣牒一道臣感戴睿恩已
即時焚香陞座仰祝聖壽訖伏念臣行業迂疎道力綿
薄常發誓願不受利名堅持此意積有歲年庶幾如此
傳道後來使人專意佛法今雖蒙異恩若遂忝冒則臣
自違素願何以教人豈能仰稱陛下所以命臣住持之
意所有前件恩牒不敢祇受伏望聖慈察臣微悃非敢

飾詞特賜俞允臣沒齒行道上報天恩上閱之以付李孝壽躬往諭朝廷旌善之意而楷確然不回開封尹具以聞上怒收付有司有司知楷忠誠而適犯天威問曰長老枯悴有疾乎楷曰平日有疾今實無又曰言有疾即於法免罪譴楷曰豈敢僥倖稱疾而求脫罪譴乎吏太息於是受罰著縫掖編管緇州都城道俗見者流涕楷氣色閒暇至緇州僦屋而居學者益親明年冬敕放令自便菴於芙蓉湖中數百人環繞坐卧楷慮禍乃日

各食粥一盃不堪者稍稍去在者猶百許人政和七年
冬敕賜所居菴額華嚴禪寺明年五月十四日無疾而
歿先寫偈付侍者曰吾年七十六世緣今已足生不愛
天堂死不怕地獄撒手橫身三界外騰騰任運何拘束
初楷在大陽青華嚴遣果侍者以大陽皮履直裰付之
楷以付襄州洞山道微微退罷還淞東歿於雙林小寺
今取以還鹿門山建閣藏之曰藏衣楷偈句精深有旨
法作五偈述其門風一曰妙唱不干舌偈曰剎剎塵塵

處處譚不勞禪子善財參空生也解通消息花雨岳前
鳥不嫌二曰死蛇驚出草偈曰日炙風吹草裏埋觸他
毒氣又還乖闇地若教開死口長安依舊絕人來三曰
解鍼枯骨吟偈曰死中活得是非常密用他家別有長
半夜鬪髑吟一曲冰河紅燄却清涼四曰鐵鋸和三臺
偈曰不是宮商調誰人和一場伯牙何所措此曲舊來
長五曰古今無間偈曰一法元無萬法空箇中那許悟
圓通將謂少林消息斷桃華依舊笑春風楷舊隱與虎

為鄰虎嘗乳四子月餘楷闢其出往視之腥臭不可言
竊攜其一還虎得彘曳至弄穴前伏地喜見脊尾但見
三子怒以足跑地吼羣鳥皆鳴翔其上楷即放還之其
寄伊陽宰韓承議偈曰老愛依山人事稀虎馴菴畔怪
來遲寥寥石室塵埃滿不知何日是歸期又曰數里無
人到山黃始覺秋岳間一覺睡忘却百年憂

贊曰宗門尚繼嗣則若依仿世典禮為之後者為之子
遠使青續洞上已墜之綱是也然青楷父子任重道遠

皆能刻苦生死以之卒勃然而興賢矣哉

禪林僧寶傳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禪林僧寶傳卷十八

宋 釋惠洪 撰

大覺璉禪師

興化鉤禪師

大覺璉禪師

青原十一世

禪師名懷璉字器之漳州陳氏子也初其母禱於泗州僧伽像求得之故其小字泗州幼有遠韻聰慧絕人長為沙門工翰墨聲稱甚著游方愛衡嶽勝絕館於三生藏有年叢林號璉三生聞南昌石門澄禪師者五祖戒

公之嫡子也往拜謁師事之十餘年去游廬山圓通又掌書記於訥禪師所皇祐二年正月有詔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二月十九日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齋畢傳宣教南方禪林儀範開堂演法又宣左街副僧錄慈雲大師清滿啓白倡曰帝苑春迴皇家會啓萬乘既臨於舜殿兩街獲奉於堯眉爰當和昫之辰正是闡揚之日宣談祖道上副宸衷問答罷乃曰古佛堂中曾無異說流通句內誠有多談得之

者妙用無虧失之者觸途成滯所以谿山雲月處處同
風水鳥樹林頭頭顯道若向迦葉門下直得堯風蕩蕩
舜日高明野老謳謌漁人鼓舞當此之時純樂無為之
化焉知有恁麼事皇情大悅與璉問答詩頌書以賜之
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書獻偈乞歸老山中偈曰千簇
雲山萬壑流歸心終老此峰頭餘生願祝無疆壽一炷
清香滿石樓上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不許脩撰
孫覺莘老書問宗教璉答之書其略曰妙道之意聖人

嘗寓之於易至周衰先王之法壞禮義亡然後奇言異術間出而亂俗迨我釋迦入中土醇以第一義示人而始末設為慈悲以化衆生亦所以趣時也自生民以來淳樸未散則三皇之教簡而素春也及情竇日鑿則五帝之教詳而文夏也時與世異情隨日遷故三王之教密而嚴秋也昔商周之誥誓後世學者有所難曉彼當時人民聽之而不違則俗與今如何也及其弊而為秦漢也則無所不至而天下有不忍願聞者於是我佛如

來一推之以性命之理教之以慈悲之行冬也天有四
時循環以生成萬物而聖人之教迭相扶持以化成天
下亦猶是而已矣至其極也皆不能無弊弊迹也道則
一耳要當有聖賢者世起而救之也自秦漢至今千有
餘歲風俗靡靡愈薄聖人之教裂而鼎立互相詆訾不
知所從大道寥寥莫知返良可歎也璉雖以出世法度
人而持律嚴甚上嘗賜以龍腦盃孟璉對使者焚之曰
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盃非法使者歸奏上嘉歎

久之璉居處服玩可以化寶坊也而皆不為獨於都城之西為精舍容百許人而己有曉舜禪師住棲賢為郡吏臨以事民其衣走依璉璉館於正寢而處偏室執弟子禮甚恭王公貴人來候者皆怪之璉具以實對曰吾少嘗問道於舜今其不幸其可以像服二吾心哉聞者歎服仁廟知之賜舜再落髮仍居棲賢寺治平中璉再乞還山堅甚英宗皇帝留之不可詔許自便璉既渡江少留於金山西湖遂歸老於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

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詩頌榜之曰宸奎
命翰林學士兼侍讀端明殿學士蘇軾為之記時京師
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本藏焉璉歸山二十餘年年八
十二無疾而化

贊曰璉公生長於寒鄉棲遲於荒遠鉢飯布衲若將終
身一旦道契主上名落天下而能焚龍腦讓正寢非其
素所畜養大過於人者何以至是哉至於與士大夫論
宗教則指物連類析之以至理使其泮然無疑則亦知

為比丘之大體者歟

興化銑禪師

青原十一世

禪師名紹銑泉州人也住潭州興化禪寺開法嗣北禪
賢禪師銑有度量牧千衆如數一二三四長沙俗樸質
初未知飯僧供佛之利銑作大會以誘之恣道俗赴謂
之結緣齋其後效而作者月月有之殆今不絕荆湖之
民向仰之篤波及蠻俗章丞相惇奉使荆湖開梅山與
銑偕往蠻父老聞銑名欽重愛戀人人合爪聽其約束

不敢違梅山平銑有力焉湘南八州之境歲度僧數百
開壇俱集以未為大僧禪林皆推擠銑榜其門曰應沙
彌皆得赴飯自其始至以及其終三十餘年不易人以
為難時南禪師道價方增荆湖衲子犇趨入江南者出
長沙百里無託宿所多為盜劫掠路因不通銑半五十
為館請僧主之以接納使得宿舍而去諸方高其為人
晚得風痺疾左手不仁然猶領住持事日同僧衆會粥
食不懈銑以精進為佛事公卿禮敬以為古佛元豐三

年辛酉九月二十一日右脇累足以手屈枕而化閣維
收舍利兩目睛不壞腸二亦不壞益以油火焚之如鐵
帶屈折色鮮明併塔之閱世七十二坐六十四夏號崇
辯大師

贊曰雲門臨濟兩宗特盛於天下而湖湘尤多雲門之
裔皆以宗旨自封互相詆訾北禪賢公銑之師也賢於
雲門為四世孫而銑獨能以公為心中塗設館以待求
道他宗之輩非特矚理甚明亦抑其中有異於人故其

火化之日二腸雙睛皆不壞此其驗也

禪林僧寶傳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禪林僧寶傳卷十九

宋 釋惠洪 撰

餘杭政禪師

西余端禪師

餘杭政禪師

政黃牛者錢塘人住餘杭功臣山幼孤為童子有卓識
詞語皆出人意表其師稱於人有大檀越奇之以度牒
施之跪捧謝而不受其師問故曰恩不可輕受彼非知
我者特以師之言施百千於一童子保其終身能施物

不責報乎如來世尊大願度生則有慈廕今妙法蓮華經是也當折節誦持恩併歸一於義為安其師自是益奇之年十八果以其志為大僧遊方問道三十年乃罷其居功臣山嘗跨一黃犢蔣侍郎堂出守杭州與政為方外友每來謁必巾持掛角上市人爭觀之政自若也至郡庭下犢而談笑終日而去一日郡有貴客至蔣公留政曰明日府有燕飲師固奉律能為我少留一日因款清話政諾之明日使人要之留一偈而去矣曰昨日

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惟為僧只合居巖谷國士
筵中甚不宜坐客皆仰其標致又作山中偈曰橋上山
萬層橋下水千里唯有白鷺鷥見我常來此又作送僧
偈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祇可自怡悅不堪持贈
君冬不擁鑪以荻花作氍毹足其中客至共之夏秋好
翫月盤膝大盆中浮池上自旋其盆吟笑達旦率以為
常工書筆法勝絕如晉宋間風流人嘗笑學者臨法帖
曰彼皆知翰墨為貴者其工皆有意今童子書畫多純

筆可法也秦少游見政字畫必收畜之有問者曰師以
禪師名乃不談禪何也曰徒費言語吾懶寧假曲折但
日夜煩萬象為敷演耳言語有間而此法無盡所謂造
物無盡藏也九峰鑑韶禪師嘗客政韶坦率不事事每
竊笑之一夕將卧政使人呼韶不得已顰頰而至政曰
月色如此勞生擾擾對之者能幾人韶唯唯而已呼童
子使熟炙韶方饑意作藥石久之乃橘皮湯一盃韶匿
笑去曰無乃太清乎政風調高老益清癯嘗自贊其像

曰貌古形疎倚杖藜分明畫出須菩提解空不許離聲
色似聽孤猿月下啼

西余端禪師

端師子者吳興人也始見弄師子者發明心要則以綵
帛像其皮時時著之因以為號住西余山嗣姑蘇翠峰
月禪師西余去湖州密邇每雪朝著綵衣入城小兒爭
譁逐之從人乞錢得即以散飢寒者錢穆父赴官浙東
見之約明日飯端黎明獨往避雨入道旁人家幼婦出

迎俄其夫至詬逐竟為邏卒所收穆父吏速客見之問
故曰煩寄聲錢公本來赴齋中途奸情事發請自飯穆
父聞之驚且笑顧客曰此僧胷中無一點疑事又嘗見
持死雞疾行者挽衣問何之曰雞為狸害法不可食將
棄水中端苦求之道路聚觀諷曰當得偈乃可與端跪
作祭文曰維靈生有鷹鴉之厄死有湯鑊之災生時要
汝報曉死後無人收埋奉為轉化檀施施肚為汝作棺
材言卒攜鷄去以施飢者能誦法華經湖人爭延之必

得錢五百乃開帙目誦數句即持錢地坐去缺薄者易之而去好歌漁父詞月夕必歌之達旦有狂僧號回頭和尚以左道鼓動流俗士大夫亦安其妄方對丹陽守呂公肉食端徑至指曰正當與麼時如何是佛回頭不能遽對端捶其頭推倒乃行又有妖人號不托掘秀州城外地有佛像建塔其上傾城信敬端見堪佳曰如何是佛不托擬議端趨之而去章丞相子厚請陞座使俞秀老譔疏敘其事曰推倒回頭趨翻不托七軸之蓮經

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端聽僧官宣至此以手耶揄曰
止乃坐引聲吟曰本是瀟湘一釣客自東自西自南北
大衆雜然稱善端顧笑曰我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
座子厚留飯端瞋說偈曰章惇章惇請我看墳我却喫
素汝却喫葷子厚為大笑時呂太尉吉甫亦留丹陽三
人者日過從吉甫誦禪定功德諸般若中第一曰惠卿
修之十年子厚獨稱鍛可忘憂嵇康得仙竟作劍解端
說偈曰章公好學仙呂公好坐禪徐六喻檐板各自見

一邊聞者傳以為笑樂元祐初圓照禪師自京師慧林退歸姑蘇見端於甘露曰汝非端師子乎曰是圓照戲之曰村裏師子耳端應聲曰村裏師子村裏弄眉毛與眼一齊動開却口肚裏直籠統不愛人取奉直饒弄到帝王宮也是一場乾打閨圓照粹美不悟其譏也端客無錫欲歸湖旦行江上問有湖秀便船乎篙師曰我行常潤船也端欣然曰亦可乃附船尾高郵秦觀少游聞其高道請陞座於廣慧端以手自指曰天上無雙月人

間只一僧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少游首肯之端高
自稱譽吐語奇怪逸人也病牙久不愈謂衆曰明日遷
化去衆以為戲語請說偈端索筆大書曰端師子太慵
懶未死牙齒先壞爛二時伴衆赴堂粥飯都趕不辦如
今得死是便宜長眠百事皆不管第一不著看官第二
不著喫粥飯五更遂化閱世七十二東吳祠之以為散
聖

贊曰余竄海外三年而還叢林頓衰耆年物故無餘所

至雖道人成阡陌皆飽食游談無根而已喟然長想如
政黃牛端師子輩皆三十年前少叢林者然高風逸韻
且爾況其傳法度生者乎因載兩士平生大槩使後之
俊流得以覽觀焉

禪林僧寶傳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禪林僧寶傳卷二十

宋 釋惠洪 撰

言法華

華嚴隆禪師

言法華

言法華者莫知其所從來初見之於景德寺七俱胝院
梵相竒古直視不瞬口吻衮衮不可識相傳言誦法華
經故以為名時獨語笑多行市里褰裳而趨或舉手畫
空佇立良久從屠沽游飲啖無所擇道俗共目為狂僧

丞相呂許公問佛法大意對曰本來無一物一味總成真僧問世有佛否對曰寺裏丈殊有問師凡耶聖耶舉手曰我不在此住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諫官范鎮首發大義乞擇宗室之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典宿衛尹京邑以係天下之望并州通判司馬光亦以為言凡三上疏一留中二付中書上夜焚香默禱曰翌日化成殿具齋虔請法華大士俯臨無却清旦上道衣凝立以待俄馳奏言

法華自右掖門徑趨將至寢殿侍衛呵止不可上笑曰
朕請而來也有頃至輒升御榻跣趺而坐受供訖將去
上曰朕以儲嗣未立大臣咸以為言侵尋晚暮嗣息有
無法華其一決之師索筆引紙連書曰十三十三凡數
十行擲筆無他語皆莫測其意其後英宗登極乃濮安
懿王第十三子方驗前言也慶歷戊子十一月二十三
日將化謂人曰我從無量劫來成就逝多國土分身揚
化今南歸矣語畢右脇而寂

贊曰如來世尊曰我滅度後敕諸菩薩及阿羅漢應身
生彼末法之中作種種形度諸輪轉或作沙門白衣居
士人王宰官童男童女如是乃至淫女寡婦奸偷屠販
與其同事稱讚佛乘令其身心入三摩地終不自言我
真菩薩真阿羅漢洩佛密因輕言末學唯除命終陰有
遺付言法華臨終乃曰我從無量劫來成就逝多國土
分身揚化是也

華嚴隆禪師

禪師名道隆不知何許人至和初游京師客景德寺日縱觀都市歸常二鼓謹門者呵之不悛一夕還不得入卧於門之下仁宗夢至景德寺門見龍蟠地驚覺中夜遣中使往視之乃一僧熟睡已再鼾撼之驚覺問名字歸奏上閱名道隆乃喜曰吉徵也明日召至偏殿問宗旨隆奏對詳允上大悅有旨館於大相國寺燒朱院王公貴人爭先願見隆未漱盥戶外之屨滿矣上以偈句相酬唱絡繹於道或入對留宿禁中禮遇特厚賜號應

制明悟禪師隆少時師事石門徹禪師嘗問曰古人云
但得隨處安閒自然合他古轍雖有此語疑心未歇如
何徹曰知有乃可隨處安閒如人在州縣住或聞或見
千奇百怪他總將作尋常不知有而安閒如人在村落
住有少聲色則驚怪傳說先洞山示衆曰欲知此事如
人家養三兒以一著州中一著村中一著縣中其一用
家中財物其一用外處錢物有一人不得家中錢物用
亦不得外處錢物用且道那一箇合在州中那一箇合

在縣中那一箇合在村中有僧便問三箇莫明輕重否
曰是僧曰如何是此人出身處曰知有却不知有是此
人出身處僧曰未審此人從今日去也無曰亦從今日
去僧曰恁麼則屬功也曰是僧曰喚作什麼功曰喚作
功就之功僧曰此人還知有州中人否曰知有始解奉
重矣僧曰恁麼則村中人全明過也曰是僧曰如何是
此人過處曰不知有喚作間人是此人過處不見先師
道今時學道之人須知有轉身處始得隆曰古人知有

便能如州裏人耶亦須因奉重而至耶徹曰洞山曰向
時作麼生奉時作麼生功時作麼生共功時作麼生功
功時作麼生時有僧便問如何是向曰喫鉢時作麼生
又問如何是奉曰背時作麼生又問如何是功曰放下
鏹頭時作麼生又問如何是共功曰不得色又問如何
是功功曰不共此名功勲五位也譬如初生鳩兒毛羽
可憐生久久自能高飛遠蕩隆親受洞上旨訣後謁廣
慧璉禪師遂為廣慧之嗣皇祐二年詔廬山僧懷璉至

闕演法於後苑化成殿上召隆問話機鋒迅捷上悅侍
衛皆山呼隆即奏疏曰臣本凡庸混跡市里夤緣佛法
依近天顏出入禁廷恩渥至厚薦更歲籥衰病相仍未
甘退於山林坐貪蒙於雨露因循至此媿負在顏恭惟
皇帝陛下天縱聖神生知妙道染為詞翰如日昭回下
飾萬物而臣蒙許賡和似霧領畧纔見一斑人雖不言
臣豈無忤伏見僧懷璉比自林藪召至京都議論得其
淵源詞句特出流輩禁林侍問祕殿談禪臣所不如舉

以自代伏望聖慈許臣於廬山一小刹養病待盡不勝
犬馬戀軒之情取進止疏奏不許有旨於曹門外護國
寺北建精舍以居號華嚴禪院隆既得謝事喜見言色
間居竒衲名緇多過從有乘侍者來自大陽乘後住福
嚴隆問在大陽得力句對曰明安嘗問曰有一人徧身
紅爛卧在荆棘林中火繞周帀若親近得此人禪門大
啓若親近不得佛法無靈驗時對曰六根不具七識不
全者親近得此人明安曰令渠出來我要相見時又答

曰適來無左右祇對和尚安曰相隨來也即禮拜退隆
曰若果如此細如毛粟冷如冰雪乘曰禪師親見石門
如何却嗣廣慧隆曰我初見廣慧渠方欲剃髮使我擎
凳子來廣慧曰道者我有凳子詩聽取詩曰放下便平
穩我時便肯伊後因敘陳在石門所悟公按廣慧曰石
門所示如百味珍羞只是飽人不得後來有一炷香不
欲兩頭三緒為伊燒却乘曰藝不孤人有僧誦璉公訓
上問佛偈曰有節非千竹三星偃月宮一人居日下弗

與衆人同隆曰諸佛說心為破心相璉作此偈虛空釘
橛也乃曰虛空釘鐵橛平地起骨堆莫將閒學解安著
佛階梯又見達觀穎禪師戲作偈曰解答諸方語能吟
五字詩二般俱好藝只是見錢遲隆曰佛法却成戲論
後生無識遞相效學不可長也但曰二般雖雜道也勝
別施為有僧曰洞山寶公譏五祖戒禪師行藏落人疑
似其至洞山乃上堂說偈曰嗟見世輩訛言清行濁多
若無閻老子誰人奈你何隆曰寶巖行不遜賣師取名

不可取也曹谿曰真實修道人不見世間過來說他人短自短先在我寶暴其師之失教誰檢點凡沙門釋子寂默為要華嚴論曰唯寂唯默是心造如來之樣不著不戀是路入法界之轍寶賣洞山薑鋤雙峰地已為道人取笑也隆為人寬厚不矜伐以真慈普敬行心歿時年八十餘盛暑安坐七日手足柔和全身建塔於寺之東

贊曰隆夜卧寺間之外朝登祕殿之上揖讓人主談出

世法有補宗教蓋所謂有異能解一世奇禪衲也歿未
五十年叢林且不聞其名況機緣語句乎可為太息余
少時客華嚴及見其檀越岑氏之子孫家藏隆偈藁并
被遇之迹甚詳今追繹十纔得其一二著於此以竢知
者耳

禪林僧寶傳卷二十